

王雲老一席談

李學燈

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曾受業於雲五師之弟子群，為祝賀雲五師八十晉八嵩壽，商定集體撰寫「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」一書，並邀約與雲五師往來較久之友好部屬撰文共申賀忱。承李大法官炳南先生應邀惠撰此文交由守轉該書編者王壽南兄。細細拜讀，所記皆述實，欣感無既。及輾轉寄達壽南兄時，該書業已出版。遂擬以活頁方式夾增於該書內。經排就印妥此種活頁後，再思又覺不妥，乃商炳南先生後請得雲五師同意，改在東方雜誌刊載，聊補遺珠之憾。有守有延誤之過，並申歉意。六十五年春節徐有守謹誌。

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，星期三上午，我於典試高考以後，得暇晉見王雲老，有一次長談，當時還有徐兄有守在座。先生向例於接見時，總是不吝清暉，並且意興豪邁。古今中外，滔滔不絕；縱橫上下，無所不談。這一天見面，却先自道苦衷。原來由於近年健康情形的變化，同時又由於素來先憂後樂的學養，榮懷國事，往往長夜不能安枕，思潮澎湃；却又力不從心，難於下筆千言，因此深自咎責。此在常人得享高齡，方期頤養天年，萬無此種不許偷閒一刻的想法。我和徐兄默對有頃，體會到一種無言之教。祇覺斗室之中，瀰漫著浩然之氣。四壁圖書，了無空隙；屋角懸著手書自勉的律詩；充分表現出此屋主人，坐擁書城，朝乾夕惕，永無休止的自律與自強的精神。

觸景生情，我們忘其固陋，居然放言高論。遠溯往事，即席多所陳詞，引為先生談助。以下所記，即為是日談話中部分所涉及的要點，或為其中要點所涉及的部分。

我早在童年，即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當時最使一班學子欽遲的，是聽說先生未進學校，獨自苦學出身。某年暑假，見報徵求四角號碼檢字的試驗工作，想去上海應徵，但是因已投效北伐工作而未能如願。以後一直是高山仰止，心嚮往之。抗戰期中，國民參政會集會渝都，我應邀列席旁聽，得瞻山斗。每見先生

屢有重要發言，旁席而立，激昂慷慨，振臂高呼，語驚四座。言為心聲，自然流露出一片忠義仁愛之情，令人心折！

抗戰勝利以後，第一次全國司法行政檢討會議集會於南京。會中為了囚糧主副食費請按實際情形編列問題，我以高等法院院長被推為代表之一，晉見先生於行政院。出人意料之外的，是無待詞費，先生慷慨果斷，片言即決。最主要的話，是其他經費可以打折扣，這種維持生活必需的費用，無折扣之可言。先生記憶力特強。來臺以後，我又承乏高院，先生又以行政院副院長蒞臨司法行政檢討會議致詞。說到獄政革新，聯想所及，竟又提起這一段往事，笑著指我在場可以作證。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，我見陳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，建議將臺北監獄自市內遷至郊外，另建新監，即以市內原有基地及農場的地價作財源，立獲嘉許。此即後來經過長時間的經營擘畫，擇地於龜山，興建而成的臺北新監。先生對於部院從事此種興革之始，同情於各種重要理由，甚而涉及監所以外的重要主張及考慮，因此大力支持。其中詳情，多非外人所得知。所以實在使人欽仰的，尚非祇如常人表面所得見的，僅見先生痲痺在抱，民胞物與的精神。

先生曾於四十六年赴美，出席聯合國大會，會後考察美國胡佛委員會的改革方案。回國後，主持我國總統府特設的臨時行政

改革委員會。研議方案，八十有八。其中有關於司法者：一、切實保障人權，二、調整司法監督，三、實施法官保障，四、改進公證處組織權責，五、改進民事執行處組織權責，六、改進公證辯護制度，七、改進司法保護會組織權責，八、改進財務罰鍰與稅捐滯納案件之處理。全部研議的內容，亦尚非外間所能盡悉。僅從範圍涉及之廣，已可見其體大思精。實際上有待繼續實施的部分，相信在將來光復大陸前後的建設監圖，一定可以隨時引為重要的文獻。

先生虛心下士。記得在研議改革的期間，某日特約商談，以外間建議在法院改隸之前提下，檢察是否隨同改隸，如隨同改隸，願應行政部門無事可為相垂詢。我答以從前對於檢察聯繫的制度，曾經開始有所規劃，實施至今。對於檢察制度以及公訴和自訴的程序，主張重新為適當的安排。尤其不必全憑偷懶的想法，一切率由舊章，祇是照例把原有的機關原封不動地搬來搬去，成為改革的唯一張本。並且為了理論上、實務上的必要和理由，對於一部分案件，無妨兼行警訴制度，加強檢察關係並釐訂其權責，所以行政部門並非無事可為。記得當日因要趕往學校授課，匆匆應對。其時我還沒有到高院服務，所以彼此認為毫無成見。不過此後我曾留意許多其他國家的文獻，並就實地考察相印證。自幸我所言非虛，未嘗有所妄對。舉此一事，可以表明我對先生由衷的尊敬。平時每聞先生有所議論，無不恭聆惟謹。但是實在也有許多方面，甚至有關於一般政治、經濟，以及教育、考試制度等的問題，盤旋已久，總想得有機會能向先生有所質疑。

先生博學篤行，人盡皆知。博學，真可以說是無所不窺；篤行，真可以說是夙夜匪懈。先生自謙地說：別人進大學，四年畢業；我靠自修，加倍地算，八年畢業。但是我不斷地自修，也就不斷地畢業。我聞先生言，自愧也曾忝獲學位，但是長年困於簿

書，自修不足，所以屢在睡夢中恍惚自感於某些科目未能畢業。尤其當此所謂知識爆炸的時代，隨時隨地，令人發生「知也無涯」之歎。先生堅辭政院副揆之日，對我說是自感年事漸高，所以力求暫卸仔肩，而從事教學相長。我深為得從先生研究的同學慶幸。因為先生的博學篤行，實在有為前人所不及；是經師，也是人師。

無論是經師，是人師，其直接或間接影響及於世道人心的，何只限於及門之弟子？先生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凌晨三時即起，自理茗點，開始工作。從事每一著述之前，必先窮究有關的書籍和資料。小至於一篇報頭上星期專論的文章，涉及某一外國經濟學者的學說，亦必讀通其本人的原著而後置評。其在教學時用力之勤，參考之廣，構思之敏，行文之速，求之青年後學，亦步亦趨者，能有幾人？試自五十三年起，以最近十年之時日計之，出版專書，達二十餘種。著述之富，可以說是並世無儔。使欲讀先生之書者，有目不暇接之感。每一卷首，影印先生親筆行書之自序，洋洋灑灑，一如流水行雲，從不增減一字。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。

先生日常言行，足為世法。律已待人，無不合乎忠恕之道。前面提到的自律與自強的精神，不過其中一例而已。自律，不但嚴守分際，並且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自強，誠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至德兼備，小大由之。大而至於天下國家之治亂興廢，小而至於匹夫匹婦之庸言庸行，無不有所影響。先生早睡早起，喜平旦之氣，認為此時清明在躬，智慧最易發展，此說獲有科學根據。偶應晚宴，常請早退。在爽朗的笑聲中，夾以風趣的客氣話，「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，請原諒。」「可是對於年輕人的講話，却是認真地勉勵，「要有野蠻的身體，」「不准生病」。引用西諺，說明要早睡早起，養成良好的習

慣。這些話展轉傳述，流入許多人的家庭，以至於婦孺皆知。我有一男孩，童年效法，自書作息時間於其座右。友人過訪，爲之留影，陳列於影展。有一大書家見而喜愛，題字影旁：「九時睡，五時起」，君子之風不踰矩。」所謂君子，惟先生足以當之。此不過舉例以識其小者。可見流風所被，已足以使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

先生主持商務印書館以及各種文化事業，貢獻遠大，舉世週知。最近又以高年不惜辛勞，竟憑一己之力，成立雲五圖書館。純以弘揚學術，啓迪文明，引爲己任。此與商務究竟還帶有企業性質者不同。誠所謂鐵肩擔道義，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」又如此。生平勉人以書生報國，自己屢被徵召以書生從政。雖位居顯要，可是從未脫離書生本色。自國民參政會以來，一向膺選爲民意代表，爲民喉舌；又被禮聘爲總統府資政，參與大計。凡所建白以及在任治績，尚有多非外人所得知。想來先生的門生故舊，得與先生共事，或具有真實見聞之人，將可一一記以專文，或分別輯爲專書，公之於世。

我從先生談話中，亦非無特殊見聞，現舉二事爲例。一件是先生寫歷代政治思想，自先秦以至近代。自言在近代首推 國父中山先生，尤以其所服膺之天下爲公，無不見之於行事。因此使我們想到先生本人之氣度恢宏，廓然大公。用人舉士，主張惟賢惟能，無分畛域。另一件是世人以爲先生於文事幾乎無所不通，於武備想必非其素習。誰知先生竟亦留意於國防及作戰計畫之研究。我雖曾受先生之囑，審議過光復地區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經濟方案，但均非直接有屬於軍事。聽先生的談話，纔知道對於軍事亦有其獨特的見解與主張，而爲 總統蔣公所嘉納。先生與談及此，熱淚盈眶，自言報國情殷，而有不勝如遇之感。因此使我們想到先生之多能以及其他許多偉大的抱負，而爲一小部分的盛

名所掩蓋而不彰。人但見其表面上講學論道，文質彬彬；而不知其內心裏愛國憂時，豪情萬丈！近人推崇劍南詩稿，譽爲「亘古男兒一放翁」，以其「辜負胸中十萬兵，百無聊賴以詩名」爲可惜。實在說來，先生壯心未已，可於每年元旦書懷詩內見之。而愛國憂時的心境，恐怕正是影響其健康的重大原因。讀放翁詩，「塞上長城空自許，鏡中衰鬢已先斑」，能無同慨！

幸而先生的處境和遭遇，以及對於未來時代的展望，遠非前代的愛國詩人可比。所以我們力勸先生改變生活方式，善自排遣，爲國珍重！我於是日座中，提起在十幾歲仰慕先生時，曾寫過數萬字的人生觀一文，見許於當時的哲學名師。對於我國左傳以及其註疏，所謂三不朽，持有不同的說法。文內主要的話，是「不朽者其形其名，而不朽者則其精神」。對於世俗浮名，認爲無足重輕。惟精神德業，影響及於他人，展轉影響，即所以「雖久不廢」。「有爲者，亦若是」，非必「以黃帝堯舜當之」。先生立功立言，已非尋常；而碩德高年，更使人望之如靈光魯殿。太上有立德，大德者必得其壽！先生爲多士楷模，祇此已足以壽人壽世。因此力勸先生不要再以憂時爲文自苦。天何言哉？古有所謂無言之教。如有所言，我建議由先生的門弟子或賓客各記所聞，或加申論。將來還可以相與輯而論纂之。

日前承徐兄見告，先生的門弟子發起，各以所認識於先生者，爲文以記其事。竊幸與愚見略同，因而匆匆走筆以錄一席之談，聯帶及於有關各事。紀實之文，不暇修飾，本無徒事恭維之意。否則，譬如兩手把土而拱泰山，多見其不自量而已。猶記先生八秩大慶，我從徐兄之約，選集百人簽名壽序以爲祝。從朝到晚，電話不停，賓客在門，無暇將接。現在幸有先生門弟子從事實錄以開其端，其意義與價值，遠非一般壽序的浮泛之詞所可比擬。深願以此方式，時時節先生爲文之勞，歲歲祝先生無疆之壽！